

集部

篁墩文集卷十六

明　程敏政　撰

記

重脩南山菴記

南山菴在休寧縣東南五里其來最遠其境最幽勝盖紋溪之水自斷石蜿蜒而來繞菴之西折南至古城巖迤邐而去芝山蔚然當其前一支壠虹亘汱行出菴之東其麓有塘冬夏不竭土人號南山菴據其上故因以

名焉考舊牘菴始晉泰興二年釋天然者剏建其後興廢不常今菴中所藏田租刻唐賢通字文有小石表刻宋淳熙字皆不可得詳矣然老木大且數圍其高參天其陰蔽畝意非其來之遠則烏有此數百年之物哉國初菴燬于兵燹景泰癸酉釋誠閏者來住里人張萬山助其財力菴以復新既又得石佛于塘之中丁歲旱奉以禱雨得雨而熟里人益神之凡有事即禱而香火益嚴非地之靈有以陰主之歟成化庚子先尚書襄毅公

賜塋南山之原距菴百餘步而菴地多程氏業捐之菴
者賜塋之制當有祠堂三間因起于菴之東會菴亦漸
弊矣閏與其徒惠靖復加葺焉郡縣及鄉之尚義者爭
捐金濟之菴以再新菴中為大雄之殿以事佛左為伽
藍堂以奉漢壽亭侯關將軍右為真君堂以奉唐雎陽
太守張中丞後為方丈兩旁各為僧寮法所宜有者次
第以完惟先公之神實棲于是而斯菴出於古跡亦令
甲所宜存者修廢起墜之功因不可無紀也閏號性空

鮑氏子僧行刻苦人所弗堪蓋非其力弗食非其類弗友用能一再新其佛宫而積其所得捨田為常住若干畝從之遊者服麤茹澹亦相與共之無外慕紛華中藏矯偽之弊年幾七十體癯而氣堅蒼藤瘦竹疑其為有道者予以是敬禮之思異日得請而歸占溪山之勝結社以終老焉而閏也遂將為淨土之遠師草堂之湊公矣惜予之迂左不能如淵明樂天之曠達而徒想其人於異代可愧也哉閏所捨田其畝數及嘗有所施于此

菴者具主名悉附著于石隂

新屯寺鐘樓并續置土田記

新屯寺在休寧邑南三十里黎陽鄉相傳以為唐寺也肇跡于貞觀賜額于天祐歳久寖弊當宋正和中僧法本嘗一修之又置田五十畆寺瀕于溪侵齧不時迨元至正中僧秀芳復徙剏雲蓋山麓縣志云爾寺雖一再更新而鐘樓獨久壞無以謹天時覺徒衆自元季抵國初兵燹之交版籍之易田之隷寺者亦蕩無餘焉僧志

遠程氏子所居曰程子塘去雲盖山五里而近少入寺
禮碧雲上人者為師長益淳謹好學思亢其宗乃重作
鐘樓于佛殿之東发立翬飛綵繪相映追蠡在御衆聽
一新盖成化丙午九月九日也既又以其餘力構禪房
數十楹而尤惓惓于土田為常住之資前後所得三十
餘畝由是過者發儻觀于蒼山老木之間居者獲美茹
于良疇嘉畛之上新屯之寺得遠公而一日焕然有加于
舊焉然獨懼夫來者不知夫成功之難也託予族人志

端請記其事予聞佛之為說自以為堅忍而不變凈潔而不汚雖天下之珍恠麗好莫可與動其心者固無藉於耳目之警棄南面王之樂而自逃于困餒不給之鄉至或捐軀以濟人之危急而莫之卹也固無藉於口體之奉天下之物比之風燈泡影一切皆幻而付之苦空圓寂不可致詰之境固無藉於身後之名則夫鐘樓之設土田之增金石之刻彷徨于斯世而為其徒之計者亦異乎佛之說矣雖然是或一道焉無藉乎耳目之警口

體之奉身世之名佛已成者也若其徒之學佛者豈能無藉乎此而遽有得乎彼哉宜遠公之有是舉而記不可辭也聞其聲而念戒我者之心食其粟而感飽我者之恵誦其文而德教我者之言勇往精進力於其説以求無負于遠公雖於佛未可知然祝蕃禧以酬國恩禳豐歳以作民福田固寺與僧之所恃而為存焉者也可不勉歟

仙遊張氏遺像風木圖記

凡子孫於祖考之生而致孝也承其顏養其志如斯而已其殁也顏則悉乎承於是保其容之遺者于堂不敢死其親也志則悉乎養于是謹其體之藏者于墓不敢亡其親也斯古之道也中世之人不惜懸重購以求名繪結生塋為娛目保身之計於其先容先墓漫不加省何哉予覯于張氏遺像風木之圖不覺慨然曰是可以占孝矣張氏出唐梁國公睦之後曰團練招討副使濬自光州固始遷閩之仙遊招討再世曰宋奉議郎敫三

世曰泉州郡學教授弼又十一世曰陽山處士子清十二世曰元承事郎和十三世曰興化路判禮十四世曰臨江路判鉉鉉之弟曰百川處士銓鴻臚序班鐩則入我朝矣百川之子曰樂素君瀚樂素之子曰慎菴君福再世不仕慎菴之子鄉貢進士炫始為此圖且請諸搢紳各為之賛以序為屬盖炫之叔父雪梅君嘗有志為之之弗竟炫之兄煇乃重修譜牒考其兆域而摹其遺像之存者付炫俾竟其志云将使為子孫者按圖而知其

為其祖之像其為其祖之兆雖時有後先地有遠邇蔚乎粲然如聞其謦欬于室堂如奉其松楸于庭戶又因贊述而知其出處顯晦與其積善流澤之詳俾知所感且知所勵若斯之為圖亦庶幾古之孝者歟然予竊進於張氏夫孝有本有文力其本而後文可稱也升其堂覩其容之遺則思承生者之顏撫其兆感其體之藏則思養生者之志斯可謂之力本乎末也立身揚名聖有明訓虧體辱親大禮是嚴必也處而學為良儒出而仕

為良臣使人稱之曰此仙遊張氏之後以似以續而不匱則張氏之先固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哉然則斯圖之為重又豈獨以其文哉炫好學博雅不伍于流俗他日當有以亢其宗者是為記

廣對鷗閣記

吏部侍郎鏡川楊公為學士時嘗續其先志作對鷗之閣盖摘唐人詩中語也然鷗之所以詠于詩者則皆本諸列子所謂海鷗忘機盖習談之公自為記甚詳而又命

予識之故竊有進于公者夫機心之有所中也豈獨鷗哉狠鷙悍烈雖石虎之射可以没羽然有時而自中則盤迴隱伏雖弓蛇之飲可以戕身豈若無機心者可以優遊委順付悲喜於身外之為樂哉此公之先所以有取於鷗而思以貽後者也今公出領銓曹可以黜陟生者入總史事可以榮辱死者固當無所容心其間俾是非不昧賢否不淆為鉅儒為宗臣則天下後世盖將知公之承其先者不徒取於對鷗之適而已予方被放去

歸其鄉將漁釣以畢此生于江海之上計盟鷗以自輔而踈慵拙直鷗固不予棄也思公之閣撫公之卷輒廣公之意而識其後亦因以見予之志焉

重建觀音寺記

都城西南五里許曰玉河鄉池水村中有古剎曰觀音寺初莫知其所從起傾圮荒穢日甚一日天順壬午歲鄉之人曰權五合里之善士延釋恩祥重作之為祝釐禳禜之地成佛殿六楹將以次及兩廊未就而祥逝越

十年矣風腋雨削殿復傾圮住者取具過者興歎迨成
化丁酉歳而祥之徒徳顯始繼其師之志盡出巳貲協
以衆募掄材鳩工闢隣地百餘丈狹者以廣汚者以新
佛殿之六楹者巋然中起髙敞靚深不替以隆左為伽
藍堂右為祖師堂天王殿峙其前觀音殿擁其後外為
山門殿左右為方丈鐘鼓有樓庖廚庫藏有建子屋數
十楹居其衆收民田二百餘畝贍其食棟宇翬煥像設
莊嚴丹堊藻繪爭耀競爽經始于某年某月訖工于某

年朞月落成之日遠邇畢集蔚乎粲然易傾圯為堅緻更荒穢為精潔可與名山福地勲戚貴近剏建者相長雄不徒甲一鄉而以顯高尺恒裕懼其積久而或泯命其弟善彬因予所善求記予因訪其興廢之故葢近得石刻於土中謂金天會七年梁王統軍至杭上謁天竺禮觀音大士像及大藏經異之因徙而北有比丘智完率其徒以從殆斯寺之所由始也石刻於大定十七年九月考之史梁王為鳥珠實以天會七年已酉入臨安

是時為宋建炎四年高宗遜於海凡玉帛圖籍盡航之經像實與之俱至大定十七年丁酉幾五十年矣而寺昉於此乎立是為宋淳熙四年孝宗方勵志中興世宗亦賢主蓋嘗自擬漢唐之盛圖功臣于衍慶宮烏珠預焉殆夲其志而為此以致夫褒勲悼往之意歟其舉措不暇論然撫時與事則有不勝其感者矣自大定丁酉至皇明成化丁酉三百六十年矣而寺昉於此乎興然予嘗至天竺見所謂沉香大士像者杭僧率指為梁物

以金石刻諡之梁物已北徙中失于兵燹久矣而杭僧不知也其廢興之故如此則今寺之以觀音名豈非稱情也哉嗚呼自宋之南金元之入幽薊之間變亦極矣我高廟龍興天下始定於一文皇繼之而興都焉山川草木皆獲呈露以被中原聖人之澤況斯寺近在郊畿得人焉以起廢而為祝釐禳禜之地其德澤被于齊民猶甚獨非幸歟後之來者宜悉此意以祥顯二公之心為心嗣葺之俾勿壞則庶幾如國之幹臣家之肖子而斯

蹟之可永也祥號瑞菴仕為僧録右覺義顯為性天仕為右善世裕方領祠部牒為住持與彬惓惓思以文字昭其師故予嘉其志而記之如此

瀛州行樂圖記

河間之為郡也據滹沱中堅二水之間故因以名城四面皆湖濼一望渺然魚鳥可食之物芰蒲菱芡可薦之實為民利甚厚其尤勝者菡萏花相屬六七里遊者乘小艇絶流以入釃酒擊鮮使人竟日樂而忘歸故在前

代又名郡為瀛州馬君文奎自京官考成來判郡事佐其長以惠利其民人治益閒暇遂得適其所謂樂者於是鄉進士竇應陶君懋學為作行樂圖發其吏隱之趣值予被放南還得觀焉其圖馬君坐磐石以瞰清流不盈尺而妙得其真修篁古松交蔭其上荷芰在下蕩漾水雲脩脩然若京颸徐來飄人巾裾有不知六月之為暑也童子治茶竈其旁或捧書挾琴各極其態一鶴遡風唳其前長空泬寥有川鳴谷應之勢蓋河間郡誠佳

勝馬君政亦閒暇斯圖足以發之而予言則有不能盡其妙者乎予家江南中世徙河間有先壠在焉亦將受一廛事漁釣以終老顧出於病散淪落之餘方挾妻孥走南北而力未能也輒因馬君之請記其事君父憲僉公與先師南陽李文達公進士同年君以庭訓入官累有聲績後此名位當益進時一展卷指其所經遊所眺望將無忘于河間而心語曰此吾宦鄉與人同樂之地也哉則其情之所寄景之所觸將悠然自得於塵𡎺之

外豈直感歲華資玩好而已

静軒記

歙諸吳以居溪南者為望溪南諸吳以名仁字世美者為望世美君緣其名而以静名軒且求益于士君子得静之説甚富君之子恕復以請于予予以為静之義大矣其見于經出於聖賢之所教詔者燃乎炳然言之多則聽之厭予將何以副成子哉雖然吾之所謂静者不以跡而以心則城市宵于山林不以心而以跡則終南

巧於捷徑葢君子之所貴乎靜者非跡也心也吳君之處於斯軒也其有思乎望溪南之山而愛其如玉之峙曰斯靜之體立于吾心者耶酌溪南之水而喜其如鑑之清曰斯靜之用涵于吾心者耶近取諸身逺取諸物日復日歲復歲而吾心之不充盡者寡矣顧名思義而吾之所謂求仁者亦不逺矣使心失其所養汩汩于名攖攖于利馳騖四出于黄塵赤日之下而不自知乃謂人曰吾之軒將以習靜其孰諒之哉予方蒙恩解組而

南将弛擔息肩于新安山中且與吳君結淨社老友朱槿之開落可撫而覿焉白鷗之出沒可挾而馴焉高才疾足者将笑之以為迂且癖而莫與吾也然静中真樂有不可以強人者苟相悟以心則無往而非安閒自適之境又寧可以形迹拘拘焉求乎一軒之中哉

淳安縣儒學重修記

予南歸抵淳安值江漲不能去乃取道入謁夫子廟於學宫學宫皆經新飾煥然於江渚之上心甚異之教諭

許君仁訓導黄君奎王君普揖而進曰初廟學久弗治而櫺星門泮池偏於西非制之宜令劉侯篪來知縣事之始即憮然曰是豈可泛然不加之意哉乃卜吉鳩工遷正櫺星門俾泮池與戟門相值南向而池之方廣視昔倍之作泮池石表於西改廩餼倉於東建觀德亭于射圃至于殿廡齋舍或易其棟梁或加之丹堊或益以磚甓次第興修無弗完者皆劉侯之力也明日燕尊經閣又明日燕魁星樓坐客咸指其臨覼之美與其虔奉

之嚴嘖嘖歎曰非劉侯則曰加敝漏而後來者益不可為矣三君子因請記其成諾之而未暇也予歸兩月王可來休寧申其說為之檢舊志及諸先正之記而言曰淳安本歙東鄉自隋唐以來隸新安其後割以畀睦而東西往來者憮然有眷眷桑梓之意况得賢侯以新玆學宫與有遠耀而可以無言哉淳安素稱佳山水生其間者秀而文自宋抵今嘗一再魁天下其餘並芳趾美以出而建勳名於一時可登史冊光仕籍為斯學之重

者彬彬焉予獨念夫學以至聖人之道而道豈頓悟之可得鑽研之足盡耶盖聞此邦有融堂錢氏實得慈湖之傳上宗陸子其言淵以懿其行碩以顓真可謂百世士矣然朱陸之辨學者持之至今予嘗誦兩家之書而竊懼夫人之不深考也自艾于粗浮之習而追病夫支離之過其言具在炳若日星今弗究其晚年之同而取决於早歲之異其流至于尊德性道問學為兩途或淪於空虛或溺於訓詁卒無以得真是之歸此道所以不明

不行而師之教弟子之學淵源所承宜有據焉可也矧
今天子更化之初學宫鼎新適逢其會則凡遊於斯者
豈可不敬以心學為勉勉之何如以錢氏為先容上求
聖門道一之説而致夫體用之極功以不負賢侯祇承
德意作興學者之盛舉豈非偉然烈丈夫之所為哉其
所以重斯學者不亦大哉予不佞生朱子之鄉敢竊書
其所聞為記劉侯永新人文獻舊家知所先務而餘政
及民尤多屬郡吏治可當首選廟學之修肇工于成化

丁未十一月竣事於弘治己酉十一月相其事者縣丞黄福主簿朱智典史李景董其役者耆宿周甲應乙邵丙皆能體侯之意有功斯學事得附書

忠孝道院記

忠孝道院在休寧之商山其先興廢不一當宋南渡有邑州安撫吳文肅公其第與院相邇文肅諸孫曰資淵仕元為建德路遂安尹生子真常不任昏宦因寄跡歙之乾明觀歷官提舉崇道明德宏教法師兼知觀事以

以是院之久淪于兵燹也至大己酉請于朝得賜舊額重建於村心為居人禱祈之地至正乙酉用堪輿家言復移建於商山之賀里干著于令甲上隷乾明水秀山環靈氣攸萃禱祈益驗道院之名益顯至我朝正統甲子幾百年院日就傾圮禱祈者病焉於是文肅裔孫曰士彬以語都紀沈懋清懋清乃挾其徒許中元一再修之中元以傳其徒胡元静元静以傳其徒陳道明閒至京師請予記以示來者予觀道家者流率以為出楊氏

之為我儒者必詘之然是院獨以忠孝名豈固有感于儒者之說而為是哉亦其法有所謂忠孝而儒者偶未之察耶是或一道也三代而下人臣之賢莫如留侯人主之盛莫如文帝留侯汲汲於君父之讐進退從容有儒者氣象文帝奉藩極其恭謹在位恭儉號稱孝文然皆喜黄老之學則世所謂道家者其法之臧否說之醇駁固宜有審所擇而慎所趨者哉寶清靜以為治而謂佳兵為不祥奉遺體以周旋而以忘生為深恥亦忠孝

之推也夫忠孝士之大節顧其名乃署於深山長谷琳宫貝宇之閒孰不駭聞創見而予則以為不然歸斯受之孟有明訓麾諸門牆子雲是嚴吾豈能外儒先以為學而靳一言為是院之重哉道明邑之仙源人知讀書能自立且以彛名其軒殆亦觀忠孝之名思嚮慕以求無愧于老氏之徒者予故嘉其志特書之

休寧率口程氏世忠行祠記

世忠行祠者我率口程氏所建以奉先世祖梁將軍忠

壯公而又上推其源以及晉新安太守府君下泝其流
以建其始遷祖三三宣議府君者也太守府君諱元譚
當永嘉之亂來為郡實有安集還定功賜第郡之篁墩
子孫家焉十二傳至忠壯公諱靈洗值梁侯景之變復
起鄉兵捍賊歿而為神歷代嚴祀之號其廟曰世忠胄系
蕃昌居他姓十九其別居率口則自宣議府君諱敦臨
者始宣議上距忠壯二十有四世自其先葉嘗一遷新
屯再遷兗山戾止靡常衆心弗寧乃卜宅於率水之上

居焉當宋之季業以復振稅之以石計者三百餘爰立師以迪嗣人植産以贍先塋蔚然碩宗與篁墩相高其卒也子孫相與割田置守専祠于里之齊祈僧舍盖宣議四傳有孫二十二人其為教諭者曰一夔舉鄉貢者曰夢麟曰應龍號經畬者曰一麟中省元者曰一震夢麟嘗本伊川家法立宗會鄉先生宏齋曹公實序之而祠事未啟也正統丁卯春一夔五世孫道和一震五世孫玩始倡族人立世忠行祠為正堂四楹東西廡八楹

門屋四楹前闢石溪右臨水渠妥靈合族於是為稱然子孫日多祠日隘成化丙午冬道和之弟春和玩之子鈐復倡族人增朔寢堂四楹廣廈迴廊虹貫鉤連周垣相繚扃鑰惟謹每歲正元日奉三祖之像於堂奠獻禮成長幼叙拜飲福而散又以元夕前二日為忠壯始生之辰製花燈以樂神凡五日其供祀也有田其受成也有次其散胙也有規行之四十年而祠亦再新矣春和從孫文傑與一麟八世孫祖瑗皆好學勇於義始相與

具其事請書之予於率口之程實同所自出嘗伏拜祠下會其族人不下六千指蓋其處者多良士歸者多貞媛能不以富貴為豐嗇而以禮義為盛衰故其平居往往知敬先睦族亢宗起廢之為功有如此者嗚呼世之人華其居室臺榭以示觀美或罄力於老子佛氏之宮以徼冥福顧于身之所從出者漫焉弗之省則吾於率口之族嘉羨太息為之執筆不能已者豈獨水木本源之私哉繼自今始凡有事祠下者仰祖烈之如在撫先業之

益充思以繩武為志而大振其世風俾有出於輪奐豆
登之外宗工鉅儒且將有不一之書擬其後矣詩云豈
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故記之而竊有告焉

婺源縣廟學重修記

婺源儒學在縣西山麓凡起廢之功率有記獨以泮池
為闕典學者病之成化丙午之歲進士即墨藍君章受
命來知縣事蓋朞年而政成乃以次修大成殿及兩廡
朔學門及藏脩之居飾明倫堂而新之科第有表舍奠

有器而於泮池用工倍焉蓋學宮去水遠無所從出惟衡山有活水可取道而至有識者雖竊計之而力莫能遂也君首捐俸鳩工伐山通渠渠凡數百丈導其流自射圃北迤邐而左經饌堂歷三賢祠又演而南始瀦為池作石欄以環之告成之日山增而秀水闢而深草木含輝弦誦得所稱古泮宮之制蓋役不及民費不勤官而成茲偉績為諸邑之冠焉非君有過人才力不足語此於是訓導李君仁具其事來休寧請予記於戲君子

愛人小人易使皆本於學道泮宮者道化所從出也我文公先生實産是邦闕里歸然比于鄒魯而於祠閣有記經子有跋凡所以病吾人者以為溺心于程試之習馳騖乎纂組之工而不專業於聖門思與學者深究力行庶其俗可以一變至道盖先生之訓炳若日星如此又何假於鄙陋不腆之詞哉獨以泮宫既新則聖澤益宏道化益興在上者益相期以子惠為心在下者益相戒以梗率為恥我文公先生所謂專業聖門一變至道

者將見於盛世為天下先以上副聖天子建極宏治之意又不獨輪奐之美疏鑿之勤可以冠諸邑名一時而已藍君所以治婺源者若廣儲峙賑煢獨造輿梁禳虎患其政孔多且以其暇日重葺文公年譜語録及編刻雲峰胡氏家集以傳庶幾教養兼舉不負于學道之君子其名位與日俱升所以利濟于斯人者將有大焉而婺源初政不可不書也縣丞李君應鐘主簿于君晟典史陳君棊及教諭廖君絅訓導張君節皆能捐俸以助

生員孫普程禄陳俊王道輔實董其役而李君克相斯舉尤惓惓焉故記其成以告來者使嗣其志而弗隳則婺人之幸寧有既乎

道一編目録後記

宇宙之間道一而已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在人則為性而具于心心豈有二哉惟其蔽於形氣之私而後有性非其性者故聖門之教在於復性復性之本則不過收其放心焉爾顔之四勿曾之三省與子思之尊德性道

問學孟子之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言鑿乎如出一口誠以心不在焉則無以為窮理之地而何望其盡性以至於命哉中古以來去聖益遠老佛興而以忘言絶物為高訓詁行而以講析編綴為工辭章勝而以譁世取寵為得由是心學晦焉不明凡焉不行雖以董韓大儒尚歉於此而亦何覬其他哉子周子生千載之下始闡心性之微旨推體用之極功以上續孟氏之正傳而程子實親承之其言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

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其言之切要意之誠懇所望於後學者何如而卒未有嗣其統者於是朱陸兩先生出於洛學銷蝕之後並以其說講授於江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說不能不異於早年而卒同於晚歲學者獨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於尊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為本豈若後之講析編綴

者畢力於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為輔豈若後之忘言絶物者悉心於塊坐走誠惺夫心性之學將復晦且凡於世而學者狃於道之不一也考見其故詳著于篇

充山汪氏重建祠堂記

新安汪氏多祖唐越國公號最蕃其居休寧充山者自歙徙族益盛其彥曰世行君自新昌謝政家居諸務未遑首倡其弟任本父兄之志新其先祠為六楹焉其中

專奉越國公高曾祖禰左右序列於上諸旁親之主左右序列於旁限以重門繚以周垣凡神厨祭器庫之類悉以如式經始於成化丁未十二月訖工於弘治戊申八月告成之日昭穆載嚴宗鄙咸喜以為四時祼享之儀有所據而行五服袒免之親有所恃而萃百世孝敬之風有所肇而興不可無記以示我後人於是汪君請于予而予莫能副之甚久間叩其所以立祠之義則曰竊聞吾鄉之先有陳定宇氏一時鉅儒其上世本唐禺山

府君之後陳氏先祠寔中祀之吾之所以主祀越公者本定宇意也又聞浦之浦江有義門鄭氏累世同居其先祠併祀伯叔羣從男女之主上之人嘗旌其門下其家範以風四方吾之所以建祀旁親者用鄭氏例也其餘一遵朱子家禮與國朝頒行之定式並行而莫敢戾焉吾之所以承先志致隆於祠事者如此而已予聞之慨然以歎曰嗚呼先王報本追遠之禮垂世作程而具於載籍炳如也中世以來章縫之士心知之而力不及

公卿之家勢可為而不暇又其甚者華寢室以奉妻孥飾臺榭以樂燕私於賓友大捐利于道宮佛刹以自媚於鬼神而覬冥福其不知類至於若是而欲民習之正禮教之興道化之洽豈非吾人之所甚憂者哉有志于復古如汪君有志於正家憲後而因以風一鄉之人如汪君豈非令之難得者哉君名道字世行起鄉進士筮仕知湖廣醴陵再知江右新昌率以德政聞嘗有徙學築城之役皆事之難集者君優為之又建白行家禮崇

宗祀十條多匡時善俗之見朝議取而行之誠哉君子之學由身及家而施諸有政不可誣也記而傳焉俾有事於陟降豆登之間者油然以興惕然以思謹禮文崇孝敬而以流俗之漸是懼將不有擴君之志而增輝於越公者乎君之父諱伯善讀書好義鄉稱長者兄諱世寧躬行孝弟以率其族起其家皆惓惓於是祠者故并記之

恭讓堂記

祁門善和程氏之老曰用亨與其兄用仁極友愛凡車

馬衣服可相共者無爾汝一飲食之嘉者不集不食用仁出抵暮不返必迎候醉歸則扶掖還寢室乃退或有疾竟日夕不離側疾瘥乃已事酬酢客過從與一切家政必議議叶而後行由是家人化之娣姒之事其姒方也若兄弟然相好不二子姪之勝讀者必共業而無敢譁者焉盖用亨之父曰孔隆處士家範極嚴識者占其兄弟之克成有以也里人嘉之為題其堂曰恭讓殆將以孔隆擬楊氏之播以用亨兄弟擬楊氏之椿津焉其

得之鄉評如此前進士知黟縣事江侯聞之為大書其扁而未有記之者今侍御佀公來為郡求逸民以佐政用亨在焉里人又為之嘖嘖嘆曰孰有恭讓若程氏兄弟而家之不淑令聞之不翕然者耶其姻黨甥方英林彥方表大懼堂事弗白始以記請曰願無辭以詔來者予觀宏農之楊與廣平之程自魏晉來同列右姓以家法聞天下譜副於有司論其世故等夷耳椿津皆年踰耳順恭讓不衰國史書之而大賢君子有取焉令用

亨亦年六十用仁年六十有二老而篤行亦將可以趾
宏農無愧於天顯者耶然椿津並登台鼎赫然一時而
用亨兄弟以布衣處林壑之下疑其有不可班者殆非也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有所限于隱顯而為之豐嗇哉中世
以還固有居人上而閲牆攘臂無所不至者矣顯而慝
焉顧豈若晦而淑焉者之為泰哉雖然慢者恭之賊傲
者讓之反也恭讓之為德也和和則吉吉則壽家以興
傲慢之為德也戾戾則凶凶則菑家以否斯固君子之

所慎而尤莫切於兄弟之間也用亨之友于恭讓若是其播而為一家之和鍾而為一身之吉進而享耄耋期頤之壽將不兆於斯歟子孫承之是則是效家益興族益茂䕶與椿津之賢相望為異代則一堂雖小而有繫倫理世教甚厚記而傳之固宜用仁名妲保號拙翁學春秋數不利於塲屋而隱用亨名元佑號朴菴其先與予同出廣平自晉新安太守元譚府君以請留居郡至梁將軍忠壯公益顯忠壯之後分居休祁昭穆具存而

子差有再世之長詳見統宗譜云

春風堂記

休寧北郭程氏有名萬鍾者嘗構堂以春風名之取大程夫子在汝陰事以為重謁記於予予憮然不敢當曰夫子從學於周子以上續孔孟之傳道德淵涵殆有未易名者所謂春風特出於門人朱公掞氏後世味其言追想其風采若天人犂然不可得而即焉是豈可以易言哉𤼵吟風弄月之趣人莫與歸適傍花隨柳之樂人

莫與識夫子之春風得諸師見諸身者如此後學烏足以知之然驗之以其近似亦有可窺其萬一者夫子嘗與伊川同遊佛舍僧羣然從夫子而伊川爲之獨行盖異端且馴于卒然之頃而况士類新法之行不嫌於條例司官而荆公目之以忠信小人且格于閧然之餘而况君子平居端坐如泥塑及接人則一團和氣盖寓公生客且歆仰於邂然之際而况州閭族黨之人朱氏所謂春風雖若一時偶有所得之詞實足以書夫子粹面盎

背之妙豈非善言德行者哉萬鐘受其說於季父友雲
先生文通揭之以名堂豈非能自得師者哉然師之而
弗求所以踐焉不可也宅已以巽順無暴慢之作處家
以雍睦無乖刺之舉濟事以温裕無忿戾之形夫如是
則庶乎不愧時雍太平之民而斯堂可以顯矣孰謂夫
子之春風人不可以隨分而有所承式哉若徒以示重
謂大賢非所敢企則將有事去名存如昔所譏鐵爐步
者可不懼哉予於萬鐘有同里同姓之歡喜其謹愿好

禮不忘先訓友雲又一鄉耆儒所期於從子者甚遠爲記之而藐焉末裔行毁業荒不能為役於夫子葢凛然望洋之歎有不知其自失者矣

篁墩文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殿榮

篁墩文集卷十七

明 程敏政 撰

記

浙江湖州府新置孝豐縣記

湖州在前代號吳興郡廢置不一常領烏程歸安長興安吉德清武康六縣元季地入張士誠我高皇帝龍興拯生人於潰亂首命將伐取其安吉長興二縣久之下士誠湖州歸職方復領縣六蓋百三十年于今矣成化中王

君珣受簡命知府事數年令行惠孚每行部輒進其縣之耆老以詢政焉耆老言安吉縣轄十六鄉為里九十有五地險遠人習於不善嘗有弄潢池之兵者至勤王師而太平金石廣苕浮玉天目魚池孝豐零奕玆八鄉者為里四十餘中有漢原鄉廢縣城巋然存焉長興縣轄十五鄉為里二百六十有四而零順晏子荊溪玆三鄉者為里二十有七去長興甚遠去安吉甚近如析安吉之八鄉置一縣轄之而割長興之三鄉隸安吉則地

之遠近適宜民之羣不逞者易漸以變殆永利哉王君聞其言亟是之且博詢輿情考按圖牒手疏以聞詔下戸部戸部請覈實上狀而布政使張公敷華按察使毛公巋皆以王公所奏便狀上得請因其鄉名予縣額曰孝豐降印除吏置令丞簿史各一人仍領天目松坑二廵檢司事下王君與分廵參議李公昊躬往相地𠡠官府立城郭開衢巷分市廛營廟社儒宮晝一而定有若天啟業恢計宏落成之日懽聲被野力殫而不以勞財

費而不以困益王君不貽艱於後人以一身任興利起廢之責藩臬之臣不以事非已出撓經野惠民之功故議克合而足以有為若此於是王君使來求記其成予嘗待罪史氏竊窺高皇帝之疆理天下矣益自戊申改元洪武以來因革增損不遺餘力然於湖州屬邑猶或有不盡焉者何哉豈有憫於長興安吉久戍且勞故當僞吳之平也即以内屬俾少遂其生養不忍再釐正之以勤其人於瘡痍未復之秋與預王君剏置一縣分隷

三鄉之請實在戊申今天子改元弘治之歲歲律一再更矣分符治理之臣乃能補其遺規而成此鉅美事豈偶然者哉春秋之法凡城某方成某處皆謹識之為民也而況肇永利於制定之餘弭後艱於承平之日事可不書之使官於斯學於斯生長於斯者相與心王君之心保兹成蹟伊始自今以圖無替焉而為望邑於天下哉王君曹縣人成化己丑進士歷知太康信陽二縣有治行召擢監察御史于南京至今官復以政蹟卓異被

薦得一賜誥進階而後此名與位崇實未艾云

翕樂堂記

東南之人雖大家巨室以析產為故常然亦有析產而相睦者要以為難也析產之餘相鬬訟至於老而不相能者亦往往有之乃若同居友善如祁閶邑南康志高處士豈非千百之十一哉處士性仁厚而誠慤少失怙恃能奉其凡志仁志忠甚恭撫其弟志英甚篤既娶於方家漸饒裕而一錢尺帛未嘗私也有子三人從子八

人猶共爨無間言乃搆一室為弟兄子姪怡樂之所其從叔亞卿用和為題其上曰翕樂而處士年七十矣五月二日初度之辰也其邑子饒君榮汪君機與處士之子佑從子价有芹頖同遊之好將以是日奉觴斯堂為處士慶來休寧請予記之於戲家之興衰繫于兄弟之和盭尚矣然和而興者什一盭而衰者什九故常棣之詩著於經為大戒而世之人克舉其義者恒鮮焉則何幸康氏之近出于吾鄉也哉夫以一家之和播而為一身之

吉此得壽之道也吾知處士自兹以往由七十而踰八望九以底於期頤之域體益康壽益增白髮蒼髯爊唱篤和日甚一日有司必將禮於其廬俾正鄉飲賓僎之位為桑梓先子姪之賢者又將進與計偕承顔養志以揚處士之德善見者興起聞者感慕益篤友恭之風而以閲牆紾臂為恥斯堂之名將不焯焯於時而為祁閶山水之光也哉予不及識處士且病後文萎不足以盡斯堂之勝然諸君子尚齒好德之心不可孤也輒書之為

記

蘄水縣南門浮橋記

天下事有可已而不已者有不可已而已者皆非也可已而不已則厲民不可已而已則隳事君子之蒞政也必酌其中以為制使民不厲事不隳而足為吾人之永利斯可矣若今蘄水縣之所謂浮橋者吾有取焉初蘄水有渡在縣之南門當驛路之衝每入冬駕木為橋春漲作則橋壞而濟以舟舟不勝載墮溺隨之秋水涸而灘

磧露則橋不時成舟不即達歲費白金幾十斤責以渡夫六人而民恒病涉為歲滋久莫或究心焉婺源潘君珏以成化甲辰進士擢知蘄水縣事嘗祇謁宣聖廟進其師生與語而前教諭周同倫訓導楊復初周寛曁諸生王泰等首以是為言蓋渡當儒學前故悉其事而君亦首肯心計曰是必為浮橋使守者歛放有時庶可久也歲連歉不克如志會巡撫都憲馬公來有令諏郡縣興革事君躍然以狀上報可即親往行水令耆民游泰度

河面之廣狹以丈計者六十可當四十艘而君懼民乘
河飽急濟以蹈不虞減其數為二十六計歲造之常費
不足以給募之富民得畢銓等捐金以佐官而君又懼
吏之有朘削也親往視役命僧會悟智市材鐵集工力
肇工于成化丙午七月訖事於十月每艘縱若干尺衡
若干尺砌以巨板繫以鐵維長與河等歲益夫四人水
平則放以渡漲起則斂以俟東西往來若履坦途行者
歌呼居者慶嘆以為永利償始自令非賢令君之究心

民事節其勞而紓其費莫與致此於是寬與令教諭傅楫訓導徐賢曁諸生畢鵬等具其事以請記於戲此非所謂事之出于不可已者哉惟事之出於不可已則所為者皆義而非利言於上聽之而不撓倡其下應之而不譁謀之同行之果而成之亟利之大有如此者彼無所酌於事之中起則或坐而任其事之隳或起而為其民之厲又何擇乎義利之説而遑恤夫君子之譏哉矧學校公論所自出乃亟稱潘君之賢雖橋梁一事亦首

得於先王拯溺濟涉之遺規則其他政之從善可知矣
興時名位鼎升責任益隆天下事所謂可已而不已不
可已而已者固當大明乎義利丕見于勲猷而蘄水固
其所發軔也然則是橋也將有甘棠之思繫焉豈可無
述哉君字玉汝生於朱子之鄉而誦其遺書甚力且於
予有講習之雅故嘉其筮仕未久有惠及民而又知所
先務如此俾後來者有所考且有所勸以嗣經久之圖
焉

松巖記

宗人貫用本者世居祁門善和里葢長史孔著之子方伯用元之弟進士昊之父也長史没已久而方伯以壯歲卒於官進士亦早世用本恒怛焉莫能爲懷將以三思名其堂未幾得異夢云有縱火欲焚其居後之實峰者急往救之至山阿見兩崖壁立水交道中有平坡長史卧其上用本坐其下進士侍焉因及名堂之意進士曰三思出季文子之言疑於事也弗協請以時思易之

長史曰時思又不若松巖為雅吾先世居於斯堪輿家善之自武魁府君以來代有顯者近頗戕於人藉爾之力亟完之而松植其上又修復先塋亦多植松以蔭之則思其先之大者宜不過此其以松巖名語畢而寤即手識之使其中子旻來休寧請記嗚呼是不謂之異矣哉古之人謂夢生於因蓋晝有所見夜夢隨之率得諸彷彿不可致詰未有耳提面命若此之詳且審者豈非一念之所感而然哉上慕其親中憶其兄下思其子人

之至情孰切於是而用本之一身備焉求之誠故夢之真耶詩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父子兄弟一體而分呼吸相通精神相屬而不可解於心者哉跡是論之斯亦有不足異焉者矣夫松長年後凋之物其操至於凌雪霜傲風日非一切卉木早發先萎者比長史以是而名用本雖嘉其脩廢補墜之功亦擬其壽之隆于是其操之堅於是而後可以瞑目於地下乎彼名能孝者於其親屬續之言必痛心刻骨況得諸既没之後接諸夢

寐之間其感何如哉是將終其身奉以周旋而不敢一日忽焉者矣雖然吾將有進於是焉昔松嘗見夢于丁固解之者曰十八公也其後果然蓋松之為祥也尚矣然則長史與方伯進士食其報而未盡者固將開其兆以示用本之後人使知所勉以求副乎斯夢者歟吾知用本始雖不免怛焉而終有所謂釋然者矣予與善和程皆梁將軍忠壯公裔先尚書襄毅公又素厚長史父子宗誼藹然百世一日而㫖與其羣從多美資質喜問

學佚捷於功名之場者森如也夢之徵也或有在於斯乎

桂巖記

歙大里汪銑廷潤者吾友成都府倅文明之子固始尹良貴之從弟美風資喜問學每辱過予言動未始越檠度予甚愛之以為大里汪氏佳子弟云一日請曰銑之先六世祖碧山翁嘗植桂所居堂後題曰叢桂祝之曰願吾子孫有如此樹迨今可謂久矣而樹益茂銑父及

從兄奉先訓以經術自奮遊上國學對大廷領郡邑之命於盛時庶幾可以得先祝矣而鋭不能讀父之書則以桂巖自名因以示警焉惟先生一言有以啟發小子之志意幸哉辭不獲則告之曰子之所以自名而有取於桂焉者將不忘其先世之所以垂裕者爾然桂之為物豈直可與況夫士之顯者而已哉小山之歌招隱則以況夫士之隱者舊矣可與却邪而衛正則與芝同功可與堅節而厲行則與薑同操夫其義闊而用博如此乃

眷眷於郗生之所為自負者則恐先世之用情將不止乎此爾故吾亦將有進於子者子以英年負才器承故家文獻之後而問學不已必思大有所立以遠為先世之先迓續其父兄之近緒庶乎其可共保正氣而不餒厲志行而不變晦則如淮南之所歌雖隱不怨進則如郗詵之所對雖顯不矜夫如是則為無負其先世之厚望而於其父兄且有榮耀焉顧予歸田恒苦多疾藥裹之需實資桂以自輔他日或幅巾藜杖造大里汪氏

之居婆娑樹下攀露叢挹天香歌小山之詞求金粟薦茗而啜之以考子業之成當是時也殆將有不知子之為桂桂之為子者乎若然斯誠可為汪氏佳子弟矣

清風亭記

凡可以繫去思而示風勸者初不以事之大小與所處之華陋蓋有清議焉世之為郡邑固有喜興作崇廨宇而飾厨傳者其舉錯可謂大且華矣然不旋踵為後之人所指目嘆笑者比比也一園亭之小且陋其何足録

然後之人相與謹葺之登而詠歌望而懐思聞而歆慕不已則何使人之至於斯哉是必有道矣吾觀績溪縣治之所謂清風亭者有感焉初濟南李公宗仁當成化中以監察御史坐與時忤謫主績溪簿而不卑其官清勤公恪甚宜其民不踰年邑大治乃以其暇日即公廨之西藝圃蒔蔬縛草為亭每與賓僚嘯咏其間或坐茂樹臨方塘舉酒相屬盖忘其去國之遠而少息其簿書奔走之勞寄蕭閒簡遠之趣於炎熇塵壒之外因題其

楣曰清風賦詩紀之賓寮和之亦可謂一時之勝矣主
上更化初公起廢去尹宣城又以薦來守徽州而故亭
巋然獨存臨安高君梁尹績溪數過而徘徊其上曰此
君子之遺愛也爰葺而新之用以副其民之懷思介舉
子許魁士人程儒來休寧山中請予記於戲廨宇之美
廚傳之豐所以悅人家而求延譽于上官者世豈無之
顧君子終不以此易彼也然則覩清風之名而使汚者
潔暴者仁處困者融融喜功者縮縮則一亭雖小而清

議存焉高君于是可謂知所重者矣宋蘇文定公謫尹績溪嘗郊行見雙嶺甚秀因作翠眉亭傳誦至今然則李公將來名偕位升業與時亨隱然殿文定之後俾兩亭角立於水鄉山郭之間為美談而相無窮也獨非盛歟

祁門孚溪李氏先祠石橋記

徽李氏之居祁門者號孚溪特盛有先祠焉合其族而祀之前橋圮久不治弘治辛亥歲五月乃克新之其族

之人具顛末以來告曰吾族之先有諱徹者盖諸李之
祖徹後八世曰府君秀實再入孚溪而光大之以垂裕
我後人計其生在宋太宗祥符間有子六孫二十有五
曾孫一百有二其胄實繁而末益分逮元至正庚申裔
孫曰見山始倡建祠於府君墓左奉祀事而配以社規
條戒約所以為世守者既備且嚴盖于今百三十年祠
亦中燬而再新矣惟其橋也竊行者危之或漲作至不
得以時供展謁族人以為憂曰本輝曰以中諆諆易木

以石籌之匠氏謂其役鉅費殷非千六百工不可募于族而李源義官景瞻首應之任其責之半橋原查坑福州流口諸族人亦各捐其財力有差而景瞻諸子姪復糾其族之半以相之不一月告完其長虹亘其𥨊櫛比其坃孔堅其壂孔鮮山若劃而增明水若瀩而增妍蓋李氏之祠橋一新而行者坦坦觀者嘖嘖謂非本輝以中不足與謀始而圖終集事則景瞻之力居多焉敬宗起墜之舉於是為盛非伐石紀名其何以昭示我後人

敢拜以請則諾而進之曰願有復焉凡李之為後人者亦知夫敬宗起墜之義當上法古之人而不伍於流俗者乎請以橋喻夫一水之隔必藉橋以濟而橋之成壞濟者之利害存焉誠不可苟而況有大焉者乎人之生也其所謂植身保家者至難濟也豈直一水之隔而已哉然非學以基之行以持之固有望洋不可及之嘆者矣然則學與行之成壞其為一身一家之利害輕重何如哉引而伸之其大益有甚焉則凡李之為人後者伊

始自今一學之習一行之修必如斯橋之積功而後可成就工而後可濟隱足以利其身仕足以利乎人夫然後無愧於始遷祖之貽謀與諸君子之嘉績由此觀之橋之建雖一事其所繫於興勸者顧不遠且大哉是誠不可無紀景瞻之先曰昭三自孚溪遷李源傳六世得景瞻以行義重其鄉其卒也又卜地而得吉孚溪人異之為孝誠所致其子彥夫為郡庠生負才器而嗜學從予遊進進不已計其所至當顯其族於異日云

著存堂記

祁閶之胡有奉其名大本其字者葢一族之彥云嘗從其鄉先生習舉業業垂成繼失其父仕達翁及其母饒孺人君以禄不克逮養罷所業不復問功名事閒築堂以奉祀晨昏思惟若與親對每歲時設衣薦食惟謹於是年六十矣其志不少變縣人郡守汪公孝之為名其堂著存以暴其不忘親之意君子壻程循輩走休寧請記其事以傳屬抱疾久無以應也既經歲而循等請益

堅乃口占授之曰子之事親盖恒性無足異莊生所謂無所解於心者也世降俗偷而人性離則生能致養者鮮矣况以時思之常目在之而弗替焉者乎然則著存之義非反躬之切窮理之至者不足與此此汪公所謂名堂而有進於胡君者歟夫子之所以求乎親者愛與慤焉固也然必以繼述顯揚為之目而繼述顯揚又非貴賤貧富得喪利鈍之足云也言行不敢戾古人修之身刑之家以達一鄉使人稱之曰此某之子則庶乎其

可哉君通禮記春秋二經學益深事益練達人碩儒或自以為不及脩兩朝實録有司率禮君預事而君且交仁賢導庸愚賑乏絶孳孳不已訓育其子崇順豫巽泰皆有立又遣蒙為學諸生世其經跡是觀之胡君殆知有古人繼述顯揚之説而無愧名堂之意歟雖然予亦將有進於君者蓋聞之舜五十而慕誠先正所示法而實則約之為中制爾非故限之使夫為人子者取足於此也老萊子行年七十弄雛親側是豈以老稱而損益其

孝哉吾知胡君年彌高則德彌邵思彌切壽固孝之徵也在詩有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君之志亦豈取必於是耶然天之報施善人則有不約而契者吾又知胡君之後將有志纉先烈名與計偕起而為其顯揚之地昌且熾焉者孝固慶之基也夫如是則亡者存晦者著名堂之義豈徒云爾哉予不及識胡君重其行與他日杖藜躡履訪君山中登其堂舉酒相屬而固以考其德之成焉

保訓樓記

保訓樓者富溪程氏子太珍所建以奉其先世遺書者也程之先自晉新安太守府君十四傳至梁將軍忠壯公忠壯又十四傳至唐御史中丞都使公值廣明之亂起鄉兵據東密巖以保族庇民其從孫炳始居富溪炳孫可思嘗列所居之景為八詠歌之而富溪之名始著可思元孫卓仕為歙州學正始以儒倡其家而產亦充卓子汝礪孫思禮曾孫驤三世皆有聞於時而驤舉宋

開慶進士歷官中書舍人其族益顯驤孫以忠曾孫存元孫億三世皆有著述藏於家而以忠從弟克紹仕為遂安簿嘗表章太守府君之塋域存從弟嘗又編刻族譜建祠堂而收族貽後之制益備存季子僐生齊齊生三子尚德尚聚尚質皆能以亢宗起廢為志而尚德則太珍之大考也太珍自以先世多納交一時知名士在宋則有若宗老端明公珌左史吕公午紫巖汪公宗臣在元則有若虚谷方公回筠軒唐公元杏庭洪公焱祖萬

戶吳公訥在國朝則有若學士朱公升春坊汪公仲魯
主事范公準或師之或友之故於其生也有慶其没也
有銘亭宇丘園有說有記編纂倡酧有序有跋有詩有
詞有賦太珍懼其散遺而無統也乃告尚質曁諸父兄
相與闢基別構一樓而藏之凡唐宋以來文書別集與
夫宦牒公移之屬悉以類附縹囊位置錦軸交輝百世
之手澤宛然在目而富溪之山川改觀於一日矣乃顏
其上曰保訓偕其從父正思請予記以詔其後人於戲

訓者先世之所遺為子孫者所當奉以周旋而不可斯須忽焉者也古之人固有為天子之相迺以山石草木遺子孫而誓其勿鬻有為諸侯之子受簡三年不能習而亡之然則先世之貽謀與後人繩武若富溪程氏文獻之足徵者豈非千百之十一哉雖然念其人必思踵其迹敬其言必思踐其行謹繼述之道於輪奐之外以求無忝其所生則太珍亦不可不自勉也予與富溪同出忠壯公後竭者屏居里中抱恙終歲一切文事謝遣

已久而太珍請之顓覬之確禮之屢徃返十數而不自沮予故嘉其志書以畀之然意荒詞謭其何足副其誠而為斯樓之重也哉

定宇先生祠堂記

自徽國文公得河南兩夫子之傳斯道復明於天下及門之士厭飫其說盖充然各有得焉顧未一再傳能不失真者則已寡矣定宇陳公先生生文公之鄉崛然起厭俗學之陋直以公為師其學之博盖無理不窮卒歸

於至約其行之篤盖無事不核必底於大中然生當叔季未有能知其徳美者先生亦遯世無悶日以著述為樂由是文公之言微者彰畧者備離之者一涵之者瑩學者有所恃而不畔於聖人先生之道雖不大顯於時然紹前啟後之功則有不可誣焉者矣先生家徽之休寧陳村故宅在焉族人以蕃至四世孫王旬居益貧始不能自存而為里人所據族孫彦威毅然率王旬之子洪白有司請復之知府事福山孫遇及廵按御史莆田

陳叔紹相繼下令俾縣出公帑歸地於陳而彦威又率族人性初等鳩材募工建祠其中每歲正月二日合族人行奠獻禮復本先生意以八月一日祭始祖鬲山府君奉以配焉葢於今三十年矣未有記之者彦威之孫縣學生榮具始末屬之敏政謝不敢當請益堅則憮然以告曰於戲道未始一日忘於天下而人之獲聞斯道則有說焉自宣聖博約之訓畀顔子以一貫之説告曾子而子思之明善誠身孟子之知言養氣後先立教如

出一揆蓋知之真則其行也達行之力則其知也深兩者並進如環之循然後作聖之功可圖而道可幾也去聖既遠百家肆出為世大蠹至程朱氏而後絶學以傳從事其遺書者蓋多以聞道自詭所謂知之真行之力者其孰可當其人耶是固有非末學所敢議而百世之下號文公世適則先生其人矣或乃以訓詁之儒疑先生是豈善論其世者哉彼訓詁者或夸多鬬靡而流于迂或强探力索而習于鑿或单詞隱語而入于怪間有

一二之得亦所謂偶然之知爾先生之書具在竊伏窺之其言約而義精其文贍而味永非有聞於斯道而充然其若此哉不以真知為學而指訓詁者為知不以達道為志而推愿慤者為行是何足與論先生而究斯道體用之大全也哉因先生以求文公泝河洛上窺洙泗圖無愧於兩間固士之責亦先生所望於學者鄉邦小子尤不可不勉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人以之又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陳氏以之祠成于景泰壬申

之歲力多出彥威而榮能讀先生之書後當有聞于時者其追遠嚮道之誠出流俗遠甚法當書之性初以下與有勞費者悉附名石陰

尚德堂記

文昌胡氏其先有諱大中者本居饒之安仁元大德中來主休寧簿有惠政及民嘗顏其退食之所曰尚德以自勉顏之三日而得男因以堂名名之其受代也民不忍其去請留家於縣文昌坊之東遂占籍焉再世有諱

仕龍以明經典徽州路教當時士多賴以成者顧大有
異焉自元大德至今弘治上下百八十年四經回禄左
右前隣無弗罹者而胡氏之堂獨無恙豈所謂適然者
耶於是典教八世孫昭具其事請予記於戲德人之所
受乎天以為性者尊之吉棄之凶聖賢之垂訓一惟使
人尚乎此而已然理欲之辨交于心學者昧敬怠之説
則知夫德之所當崇若樊遲者曽幾何人知尚之矣而
求足稱其名若南宮适者復幾何人跡是觀之胡氏之

所以勤其身啟其家而獲乎天者豈非難哉或乃謂天下胡氏多祖公滿以為有嬀聖人之後疑名堂之義嫌於僭且夸者亦大不然夫聖德固不易以窺然求所以入德者必自顏孟始顏子發舜何人之言所以廣學者之自小也孟子致不如舜之憂所以警學者之自沮也夫豈不嫌於僭且夸而兩賢者言之若此哉予故竊有進於胡氏者使敬足以勝怠理足以制欲則天之所以性于我者可以漸復而為善人吉士之歸也可幾矣豈

徒諟之於目熟之於口而曰尚德尚德云乎哉先正有言天之報施於人莫大於知愚賢不肖而世乃以貧富貴賤得失利鈍為言可謂悖矣胡氏之先嘗有教養之澤於吾鄉食其報而未盡也昭世其儒業為里塾師力學不已乃思白其先德於無窮其志尤可嘉者故輒記之且以勗其後之人焉

治績亭記

聖朝求賢與圖中外之治非一途然莫重進士甲科士

之出此者自元臣碩輔至百執事之列大抵多自好以
有立於功名之塲視他途盛焉我憲宗皇帝成化初注
意守令以天下治忽繫此而令於民益親詔吏部擇進
士為縣數十年來實號得人省臺之選相屬於道若吾
休寧則已四更其人矣蓋自陳君以庚寅歲至至五年
召入授南京刑部主事俞君以乙未歲至至六年召入
授監察御史歐陽君以辛丑歲至至五年復以監察御
史召張君以丙午歲至至四年有奇亦以監察御史召

每召命之下山川草木與有榮耀父老童穉聚觀歌呼以為聖天子不遺遠外而從大臣之請惓念民牧子惠有勞故湛恩稠疊賁兹下邑如此於是耆民金希傑等合長厚之民鳩帛布市材甓構亭邑治之東伐石請文以上侈天子之明命下昭令君之治績不鄙見屬予不佞顧當屏斥之餘病伏山閭才氣孱耗不足以發揮盛舉而畝畝微忠實私以為聖朝得人慶莫能終辭焉因序其事而記其下方曰陳君名寓字時安寧德人故大

司寇林莊敏公之甥起己丑進士俞君名深字濬之新昌人故少宗伯欽之從子起乙未進士歐陽君名旦字子相安福人故宋少師文忠公之族孫起辛丑進士張君名錞字汝器定州人近貳文水令鵬之子起甲辰進士凡其宅心端其律已嚴其莅事勤恪其聽訟明審其督賦均平與夫優崇儒學敬恭祀典延詢耆艾約束公人恤鰥寡弭盜賊諸善政雖不必盡同而要其歸則無不同者一出於保護名節求不失所以為士者而已於

戲窮經將以致用用不本於經則或師心而入於不情或任術而流於不誠其弗至於政外而身蹟者寡矣烏在其為士哉四君者皆起經術學優而仕類能以古之循良自期許故十餘年間顯有成績後先相望以不負進士之科與先皇所以慎簡民牧丕圖治理之意是誠不可不記之俾賢者因之而益勸不及者聞之而有警也陳俞歐陽三君已別有紀述茲不贅張君承三君之後其政甚勤其心恒以不得民是懼巡按御史趙君英

上疏乞旌異之事下未及報而召命來矣葢君之獲乎
上者如此君筮仕休寧恒有似續之憂居無何得四
男議者又以為其政之平心之恕殆於是有可徵焉者
乎希傑等請附書之是為記

展墓圖記

弘治庚戌歲錦衣衛千戶李君玠上疏言先臣太師文
達公賜葬南陽鄧州刁河之原二十有二年臣不佞備
位禁近不得以時展省心惕焉弗之寧惟聖主賜告俾

少遂其孝思不勝大願章下兵部請如令詔可君以是
歲冬至鄧州嗣歲春敬詣墓下行禮牲牢在陳奠獻有
章親黨偕來郡官畢集山川草木赫有先輝行者擁路
瞻者咨嗟連數里不絕以為希闊之舉始見自令君又
上推其世走奠其先大父少保之墓於紫金山之陽又
上及其先江川府君之墓與宋元以來祖墓于長樂林
及先化之蒿堰皆行禮如太師之儀且率僮僕履丘壟
整塋垣之頹者幾處葺亭室之隳者幾所畫其兆域而

還侵地若干撫松櫝而增新木若干親畚鍤以倡工捐金穀以勞衆不遺餘力悉還舊觀而鄉人念文達公之勲德方請於朝秩諸公祠君又協力有司作新廟於城巽隅堂寢廡門輪奐有嚴纓簪珮珩像設如法蕆事之際陰消日月神靈顧歆上下胥説乃退而與郡官父老親戚友朋飲讌彌月告别祠墓束裝還朝取道新安訪予南山之下出圖相示請記其上方予受而嘉歎不已曰於戲是亦足勸於世之為人臣子者矣惟我文達公

以河南鄉試第一人舉進士甲科事宣皇英考憲宗首六卿進三孤在帝左右典機務贊宥密格心之功佐王之業視古大臣無讓而休休樂善汲引忠賢為列聖燕翼之謀未始有毫髮傷人害物之舉措天下於治安還士風於忠厚蓋自天順以來一人而已主上重其功而備飾終之典鄉人慕其德而有烝嘗之託去世彌遠風烈彌著是豈權位勢力所能為哉矧二惠兢爽於時其伯曰太常少卿而仲則君也受學家庭負有奇略用公

蔭及累樹功于北邊授錦衣百户進千户識達之明建立之果後此名位将不可量而展墓一事尤足以占其忠孝之大端非一時豢養自好者比天之報施善人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觀於文達公及其嗣人益驗予少從公遊公不鄙而妻以子譾劣無似顧知為深見公子之奮發英特克世其家蓋瞠乎莫能為役而廢斥之餘抱病經歲文氣甲弱筆力萎凡其何足與發揮盛事而增重於斯圖也哉

不瑕堂記

知東陽縣事祁門蔣公秉彝之謝政里居也年屆六十矣歲正月一日寔始生之辰客有合其友二十二人將舉酒於堂以賀之者公固辭曰倫不佞耄以去官又不慎於言動以弭菑謷慍謗疊生為玷孔多是奚足賀客曰不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古之賢聖未有不罹慍謗於當時者以文王之憂心悄悄而詩人歌之曰烈假不瑕周公之維音曉曉而詩人歌之曰德音不瑕

聖若文王周公亦何瑕可指而不免於辱且譏焉下此可知也然愠謗生於小人公議定於君子故詩人之言出而天下後世為善者弗怠為惡者弗敢逞焉彼巧於避謗而苟祿自安者鄙夫之長也媚於銷愠而竊名自嘉者鄉原之良也吾何取於斯人而吾子亦何病之有請以不瑕名子之堂因以為壽焉何如蔣公謝不敢當曰此聖賢之事小子何足識之於是客介其友一人來休寧以告予予嘗聞蔣令之名也稔則諏其詳客對曰

蔣公性莊重勤恪出文獻之後其父曰武忠君奇愛之遣從學令亞卿康先生之門以春秋薦於鄉作令東陽政聲出諸縣之右既而謝歸端居自適有男六人有孫三人其男之長者曰光紹公之志受業於庠若公羣行亦可謂有常者矣而憂慍謗之來不受賀蓋慎之也然則古之人年愈高德愈卲而躬愈下者殆蔣公之謂乎夫瑕玉之疵也假使有瑚璉圭璧於斯精純栗温乎尹旁達可以器宗廟瑞諸侯而青蠅汙之則蠅之罪也豈

玉之罪哉君子亦自玉其成而已矣昔公明儀謂文王我師之言出乎周公非欺我者真後學之法守哉而蔣公謝不敢當過矣斂者享之基也伸者詘之隨也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吾知蔣公將有得於聖賢之緒餘而膺上壽集遐福自今伊始庭階玉樹亦將森然無少玷缺以昭公之德善於異時可知焉然則名堂之意甚善輒書以畀之客為汪表其一人來休寧以告予者為程啟皆祁學之彥光之友而啟則近出予族云

桂巖書院記

戴氏居婺源之西桂巖里其先曰彦亨君當元之亂嘗糾義旅捍一鄉主将上其功畀鎮撫之秩於閩非其志也弃歸創書院於桂巖之東延師以訓子孫劃田食之曰國兵新戢而文治興我後人當世業此無廢也其子道謀孫希英奉訓唯謹然歳久而幹弦誦中輟希英之子善美當成化辛卯力修復之浮梁族人侍御君珊實紀其成而善美猶病其隘以陋也閒與其子瑞珉瓚曁

其孫銑之為儒生者議希英君有廢宅在里之翁村境幽勝而材尚堅好養士居業於是為宜乃募工撤而新之為堂十有二楹為門屋十有二楹兩廡各六楹衡以畝計者四縱倍之中一室祀彦亨君暨道謀希英兩公左為書樓十有二楹以庋書右為私庾十有二楹以藏穀樹其隙地繚以磚垣浮梁族人參政君琥為作桂巖書院四大字刻其上仍議割田供費以畝計者三十而私庾之材甓則亦出於道謀君之嘗所遺者也書院之

教一遵白鹿洞規私庾之𦍑亦放社倉遺法至於四時之祭合族序拜之儀則雜用家禮及鄭氏世範經始於丁未秋八月落成於冬十二月以銑之從予遊也請續書之用詔來者久未之應而弘治壬子銑上南畿秋試中尚書第三人書院之名益暴乃克記之曰君子之學必本諸身心然後可推之一家以及一鄉而進施於邦國顧其出於天而垂於謨範者非養之有定所居之有定業則亦豈足自遂而達諸聖人之道哉我兩夫子嗣

聖傳於千四百年之後嶽國文公繼焉葢嘗有志復黨庠術序以還隆古之盛而厄於僞禁識者憾之國朝龍興學徧海宇列聖嗣統率心於道化百餘年儒風丕振書院之作數有聞士之出以用世而助成治理者不無其人焉若戴氏此舉豈非興起於先正之風而然哉矧我文公實出婺源膏馥所漸最先且邇求所以誦習其遺書而服行之不知其要可乎居敬所以立本精義所以通用葢聖學肯綮所宜交修而不可闕焉者也人誠

至此則淵乎其有得於心學粲乎其有啓于身教享其先則孝爭萃其族則仁爸周其鄉則恵流推之邦國豈外是哉其有裨於興道善俗不亦大哉豈徒曰修復其先業侈觀聽之美於一鄉一時而已善美君嘗大發粟助官賑饑恩授承事郎有子六人孫曽十餘人而銑最秀頴淳碩所以顯其宗於異時者當不負其學云

友恭堂記

凡愛之理施於下曰友施之上曰恭施之無當而以友

為恩恭為諂者比比也惟兄友其弟雖篤而不曰恩弟恭其兄雖過而不曰諂豈非出於天典民彝之定則有不可易焉者哉自干戈琴張之事出而恭義乖鶺鴒狼跋之詩作而友道缺後之人得以藉口曰大聖且然況齊民哉然中世以還愚若普明而知感幼若文舉而知讓則所謂天典民彝者果終晦於利放於慾而不足與為善哉新安陳氏居祁門石墅者曰宗遠友其弟本清甚篤本清亦嚴事其兄邑人嘉之題其堂曰友恭㑹矣曰

程時勉者始具其事來休寧請其說予亦嘉之而語之曰懿哉其所以名陳氏之堂者乎彼堂之喜名者或以貴侈而張其榮或以家世而施其矜或以物玩而取其適皆具焉耳夫堂者所以承先澤禮賓賢而走集乎子姓非燕私之室可比宜有大書常目在之庶可以垂法戒詔後昆豈直以示觀聽之美而已哉昔者考室之詩奏於落成之際其首章顧其為兄弟者式相好而不相猶論者以為善頌則茲堂之以友恭名也其所謂善頌

者歟孔子有言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蓋不仕而有仕之道焉今宗遠推其一家之愛入粟於官預活民之功而膺冠服之令則爇堂之以友恭名也其所謂亦政者歟予雅聞宗遠且重名堂之義故推本愛之理出於天典民彝之定則者以為告俾知友恭亦人之常事非由外鑠而思以圖其終焉則宗遠兄弟遂為陳氏百世墳箎之倡斯堂之焯然於後來也其孰禦之宗遠名潑曾大父曰思學號德星大父曰汝彦號慎齋

父曰振文號養心皆事儒學有行義至宗遠益以孝聞所業不出耕讀之外盖一鄉之良士堂作於弘治三年冬十二月二日題其名者今禮部侍郎康公永韶而時勉與予同族於宗遠為親家云

竹窩靜趣記

古之達者於植物中多好竹以自標置或居之而以為可友或無之則以為俗而不可醫盖竹誠有可好者至其所適之處則惟靜者知之迨中世不然雖有竹而莫

知其可好也莫知其可好則有侯其長而戕之課園丁之利以甘鼎俎供器用其不知竹也甚矣若吾汪時春氏則又不然時春家竹甚盛結竹寓其間每掩扉謝客嘯傲終日挹清風於溽暑之候而莫知其炎撫勁節於雪虐之際而莫知其寒蒼翠之色足以清目琮琤之聲足以清耳嗒然虛心足以相契有不知竹之為君君之為竹者因題其居曰竹寓靜趣一日過南山竹院請曰夫子素有癖於竹者其為我記之予不覺躍然謂曰夫

竹一也其何與於人而受其好惡哉惟人之性靜躁不同而趣亦異故靜者以為可友而其趣也長清竹之遇也躁者以為可物而其趣也長下竹之哉也由是觀之植物且然而況人乎哉時春於是其所適之趣將有不求人之知而求知於竹焉者矣竹亦將幸其遇之有合而以時春為已歸矣雖然靜之為趣不可宣也宣而名之安知不有哂之者曰竹有何好而公等乃好之若此其酷哉吾又恐古之以竹相標置者亦且有不免於今

之詵詵者矣而况我輩乎予於時春有内外兄弟之好而其大父尚古先生博學勵行隱不樂仕惟鳴琴咏詩適趣於恬澹靖逸之境故時春得諸家庭而卻紛華守儒素其所好遂與予同如此好天良夕當策杖携壺逕造竹所擊琅玕之節歌淇澳之章與子訂歳寒之約於此君為永好焉何如時春起謝曰可哉是為記

懷德堂記

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具於心散於萬事懷之則為福

棄之則為盭然有已德焉有先德焉有嗣德焉皆不可不懐之也懐之何如亦獨於已德而思以進於先德而思以紹於嗣德而思以啟則庶幾為福而不為盭焉爾乎吾邑查以華氏於所居之北搆堂為進修之所名之曰懐德屬予為記予考查氏譜其先自歙黄墩徙休寧瑞芝之坊至諱文徽者仕南唐為工部尚書謚宣公生五子其長元方仕至殿中侍御史生道為宋龍圖閣待制以孝聞其次元規生陶為秘書少監陶生拱之歴官尚

書職方郎中兼權中書舍人傳十三世至惟聰有子三曰德軒怡軒介軒鼎足以立為鄉善人而思静翁者尤以齒德名則介軒之元孫以華之考也自尚書至以華凡二十有二世上而祖考有以基其始中而一身有以承其緒下而子孫有以綿其業於無窮者孰非斯德之相為流通也哉宜其名堂以懷德而常目不忘之也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言德之出乎先者又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言德之出乎已者又云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言德之啟乎嗣者盖聖言之昭晰炳煥若此而查氏有焉豈非賢哉查氏之後登斯堂瞻斯扁仰而窺焉念祖德之可繩退而處焉思己德之弗稱勉勉孳孳惟日不足則福日臻釁日遠則查氏之族益盛而斯堂之名益暴將俾懷義者慕懷利者警豈不大有益於風教哉以華出衣纓詩禮之冑而篤於孝友之行予嘉其志之知所本也遂書記其堂

務本堂記

祁門程村之族曰宏者以叔大父事予嘗請記其家之務本堂予病未能也休寧孔道宏每以事還往必過予請焉將再朞矣而予疾少間乃克語之曰務本之義美矣大矣惜予不足以發而又不能終嘿於吾子也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身一修而百行從之人豈可不知乎本之為務哉務之云何亦獨曰重其所重急其所急如此而已夫德本藝末吾德之務焉德成而藝可為也義本利末吾義之務焉義舉而利安所逃乎彼

輕其所重緩其所急惟藝之業而利之求是皆所謂不知本者思能有所立於世而號為吉人良士烏可得哉如積土之基愈大則山可成如培木之根愈厚則材可異然則程之族人與後之子孫登斯堂繹斯名勤勤焉尚德秉義以修其身所以副名堂之意而為程氏之望者將不在於斯乎德藝有貴賤之分義利有君子小人之辨其幾甚微其科甚嚴而不知本之為務可乎吾告子不踰此矣程村之先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之後忠

壯傳十二世曰逍遥公纂其曾孫百之始自歙篁墩遷開化白沙北原百之孫琬則程村始遷祖也琬三世孫壽當宋時為貴溪學官始以儒發身而迪其人壽五世孫天禄始入田於順真道院以奉其先之祀類皆知所為務本者天禄七世孫存德則宏之曾祖也其族益盛祖汝靖丁家之變能拓其先業不替益隆父彦禎思力學亢宗不幸早世母李氏守節以終事載實録而宏美器宇敦行義能孝其親事其叔彦禄如父與其四弟甚

友誨其三子甚力視務本之名則其志可知他日以才諝入仕籍當不忝其世云

留春軒記

中世以來鄉里之自好者新其居率製佳號大書以顏之盖出於銘座之遺或以為未足至請於君子識之歌之發其義焉則又近於考室之頌雖名之者若襲識而歌者若贅然人之自淑與君子之所望於其人以為善則寧有已哉休寧葉君志道世處城北嘗一新其室堂

有軒而挹蘿山之勝環植花竹蓊鬱葱蒨芬香襲人君坐而樂之題曰留春識而歌之者盖多矣君復請於予予於君居同邑相還往不能辭則告之曰人之所得乎天以有生者仁也而仁之徳在天為元於時為春見於經者可知也然庭草之留傍花隨栁之樂知其為春而加之意者寡矣君乃取而專之乎一軒孰不以為嬉哉顧予竊有進於君者且君之燕處乎是賓禮乎是子孫之承養乎是家人之奔走乎是其亦将有所思以求副

乎斯名者乎使吾身之所得乎天者和而不盭所資乎賔友者睦而不爭所教詔乎子孫者順而不悖所服從乎家人者輯而不譁煦然以養陶然以樂則將𫍢之為五福薰之為百祥而所謂春者庶乎其有得矣有得乎春則求仁之道不外此矣夫留有二義焉本其身言之則有弗去之義本其後言之則有貽謀之義能存諸身而弗去則有所貽以為其後之謀者必遠昔龎公之於子孫稱人皆遺之危已獨遺之安仁固所謂安宅者歟

温公稱積金積書不足遺子孫而以積德為久計留春固所謂積德者歟矧君壯年拾遺金不受而歸其人鄉閭莫不高其行今七十餘矣貌澤神腴類有道者兩子皆克家而諸孫亦多秀頴為諸生葉氏之盛其兆於斯軒之名而弗爽乎予嘗登君之軒愛其有城市山林之勝為留終日然多病之餘才謭詞絮不能如古之善頌者稍自附於銘座之義用以副君之請焉

篁墩文集卷十七